



「摘下懷念，記住美妙」是昨日上映的港產小品《此情此刻》(The Moment)的口號。該片從照相館出發，把4個不同故事串連起來，帶領觀眾經歷喜怒哀樂等情感。作為其中一個故事《照相館》的男主角林家棟，面對香港懷憶這題材，他認為懷念過去的同時，會想是否沒有更好的出現？皆因大家總相信「the best is yet to come」。

文：陳敏娜

服裝：agnès b

化妝：Jessica Yeung@J.A.C.K. Timeless

髮型：Alex Chan@projetz4 / J.A.C.K. Timeless

懷念皆因等待更好

■ 林家棟對香港情懷有獨特的見解。 陳敏娜 攝



■ 林家棟扮硬頸影樓老闆陳家輝，拒絕世界已變。



■ 林家棟一鏡到底拍攝這場戲。

留住情感

林家棟近年也有出任電影監製，他自認產量少，因不想為交功課而做，「我真的想講到一些大家想看的事，或自己想表達的事。如果是為了量而去做，我會很辛苦，很不開心。」欣喜的是，他有一班肯相信他的朋友，願意無條件等他，讓他在無壓力下去創作。

不過，一個耗時長的作品，很容易會遇上題材過時的問題，他認同：「不過，這刻我想講的都是情感上的事，而情感是恒久不變的。建築物會變、車會變，人類的情感卻離不開那幾樣，只是看我們用什麼手段去推銷這些情感，從而讓觀眾感動、有共鳴，甚至厭惡。」問到會否演出自己監製的作品？他搖頭道：「暫時都不會，因為會有盲點，我不排除將來會，但這一秒我沒有想過。而且我經常跟編劇朋友講，創作時不要預定誰演，怎樣演，有太多因素會影響到，創作最緊要是忠於故事、忠於角色，確立了角色，才会有之後的故事。」

既不是大製作，亦非粒粒巨星，作為一部本土小品電影，《此情此刻》吸引林家棟的，除了與導演黃國輝於10多年前在電視台結下的緣分外，僅描寫兩位40多歲中佬友誼的劇本也是主因。「現在有很多通過計算形式出現的電影，《此情此刻》很明顯不是，它不講打打殺殺，恩怨情仇，純粹從情感出發，香港真的很少有，10年不逢一聞。」他說。他讚《此情此刻》是難得的「清泉」，希望將來會有多些這類型的電影，他亦很樂意去拍。

與社會同步呼吸

林家棟與其飾演的硬頸影樓老闆陳家輝年紀相近，他形容是個可「順手」掌握的角色，「身邊有很多這類人，如父母希望你成為什麼，代他們圓夢，好聽一點叫關愛，不好聽是緊箍咒。陳家輝沒長大過，困在爸爸的影樓底下，要子承父業，要跟爸爸的標準影相，直至舊同學李志堅出現，帶來外面世界，他才能成長。角色很「貼地」，對演員來說，是與社會同步呼吸。」

陳家輝的成長故事雖然只有短短20多分鐘，但張力是無限的，尤其是扔相機、砸爛影樓那一幕。林家棟透露主動要求一鏡到底去拍該場戲，「因為情感的發洩是不能停，不能去還就，我亦不想留力去演，所以叫導演用鏡頭就我。當我知道相機買得返，景沒有問題時，我就「去馬」，讓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。」



■ 吳耀漢演林家棟父親，要他繼承父業。

來，成件事沒有做假。」他與角色一齊成長的同時，亦相信觀眾會有共鳴。

電影是孤獨的

電影文宣中寫道：「《此情此刻》是一封給香港人的情書。」理所當然，香港情懷貫徹了全片。在林家棟的眼中，香港情懷是「我們某程度上會記得以前值得紀念的地方，但有時又會想是否沒有更好的出現呢？」他舉例道：「當出現了好東西，如iPhone和普通手機，你會用哪個？亦等於吃飯是吃回憶，吃對象，而不是吃味道。」

有感近年港迷特別鍾情懷舊，他認為可能是現今社會太急速，加上是互聯網時代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、相處少了，單看文字、表情符號是沒有情感的，「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少了交流，你看WhatsApp沒有情感，很容易誤會。以前打電話都聽到聲，感受到對方的情緒；直接面對面傾談，眼神騙不到人，現在都沒有了。我成日鼓勵大家不差那一點時間，寧願約出來談，只對着電腦，很孤獨的。」

如對着電腦會孤獨，那電影也是一個孤獨的產品。林家棟認同這觀點，「對，電影是孤獨的，但一部好的電影是什麼？是讓你有共鳴，感動是副產品。電影的好處是角色會跟你交流，帶給人好的互動，當中的投射會刺激到你，啟發到你，這就是電影的魔力。」

上映中



■ 潘燦良飾演老同學李志堅，與林家棟有多場對手戲。

《我愛香港》能安撫民心？

文：視撈人

大台作為一家緊貼政治氣候的電視台，最近亦「貼市」地製作了一個名為《我愛香港》的遊戲節目，希望向觀眾為社會重塑快樂有愛的氣氛。事實上，電視台向來肩負起穩定社會的功能，為繃緊的日常舒緩壓力。

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社會正經歷民心異動，市民對未來悲觀兼失去信心，香港更掀起一波移民潮。在當年的時勢下，大台亦製作了一套處境劇《我愛玫瑰園》——「玫瑰園」是指赤鱗角機場的發展計劃，並借代為未來的香港。所以無論從命名和製作目的上，《我愛香港》其實即是《我愛玫瑰園》，都是販賣着同一種情趣。

只要你看過《我愛香港》，也知道這節目只是改名換姓的「獎門人」，不過，分組方面以藝員的「老家」地區劃分，算是滿足了「我愛香港」這主題。總之不用期望這節目會為你發掘香港鮮為人知的可愛之處，但求看藝員玩玩遊戲周末笑一晚，然後明日「記得早點起身返工」。正如當年的《我愛玫瑰園》除了在命名上大玩愛港這命題外，內容也和今天的《愛·回家》沒有兩樣。

如此翻炒橋段，年輕一代未必受落，但你會發現總有相當數量的捧場客：一切皆因電視台深諳香港某一代人，特別是仍願意留守在電視機前的大多數。他們對生活的願望仍然是十分簡單和原始，就是「安樂茶飯」。無論世界多紛亂，大家都少理，只求吃飯時開開心心，笑聲載滿溫馨，便於願足矣。這些觀眾，對香港的「內涵」不會刻意深究（日常生活的瑣事已夠煩人吧！）。他們對社會的期望很「簡單」：令他們開心、輕鬆，自己不用對社會有太多承擔……這就是最理想的社會狀態。因此要為社會製作一個「正能量」的節目，電視台往往要避忌拋出高言大志，羅列出愛香港的一百零一個理由，皆因能對準大多數人口胃的，永遠是能令大家開懷笑一餐，並感覺到「歡樂」在這社會裡仍俯拾即是，從而覺得香港仍是十分美好。故此，我們不用奇怪大台找來笑料的保證曾志偉大玩「複製版獎門人」來宣揚愛港信息。況且在這個稍有名氣的藝人也返內地「賺人仔」的年代，還有部分明星已進入「半退休狀態」，大概只有靠「獎門人」的號召，觀眾才能跟這班藝人「敘舊」。



《狼少女與黑王子》謊言下的愛

文：Mana

星首輪作

愛情的不二信條是要坦誠、互信，但當一段戀愛從謊言開始，其愛情基石自然變得岌岌可危。改編自大熱少女漫畫《狼少女與黑王子》的真人版電影正是在此前提下出發，講述二階堂富美飾演的16歲高中生篠原繪里香，明明零戀愛經驗，卻拿着一張偶拍的花美男街頭照自稱對方是自己男友，誰知對方是學校萬人迷佐田恭也(山崎賢人 飾)。為免謊言被識破，繪里香請恭也假扮男友。在這段謊言下開始的愛能否修成正果呢？



上映日期：9月22日

《堅離地公社》看似理想卻不堪一擊

俗語有云：「相見好，同住難。」這句說話非只適用於愛侶，就算是一家人同聲同氣，住在一起也難免有拗拗的時候，更何況是一班泛泛之交。曾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丹麥導演湯瑪士溫德堡(Thomas Vinterberg)在新片《堅離地公社》(The Commune)正是描寫來自各階層的人士共住同一屋簷下，凡事皆憑投票去表決。這大同世界看似是理想烏托邦，可面對個人利益、情慾等人性衝擊時，平衡隨之崩潰。戲中有不少大膽場面，情節亦「離地」，非現今香港常見的境況。值得留意是飾演公社發起人新聞主播安娜的丹麥女星崔娜蒂虹(Trine Dyrholm)憑此片拿下屆柏林影后殊榮，演技備受肯定。



上映日期：9月22日

星影視專題

文：Mana

《屍殺前傳：首爾站》批判社會具號召力

由延尚昊執導、孔侑主演的韓國喪屍片《屍殺列車》不但成為韓國今年首部突破千萬觀影人次的電影，8月底在港上映至今，票房已迅速突破5,000萬，成為香港史上最賣座韓片。雖然《屍殺列車》口碑好票房勁，但也有不少影迷認為故事不夠完整，留下不少謎團，尤其對於喪屍病毒來源非常好奇，而下周四在港上映的動畫《屍殺前傳：首爾站》(簡稱《首爾站》)，正好解答影迷的疑惑，解釋喪屍的誕生之謎。

其實，延尚昊導演於1997年投身動畫界後，先後憑《愛是蛋白質》、《一輩子豬羅》、《打救豬羅》等在國際影展中揚名立萬，可惜在票房數字上卻未能反映出來，觀影人次最高也不過3萬，直至今年憑《屍殺列車》才廣為人識，並帶挈《首爾站》以14萬6,729人次(截止9月12日)，成為其最賣座的動畫作。而《首爾站》能否在港大收旺場仍是未知之數，但最少已成話題。

據韓國媒體評價，比起《屍殺列車》講家族情為主，《首爾站》更集中批判對社會底層弱者的偏見，把社會的黑暗面赤裸裸揭示出來，訊息的力度更強大，而延尚昊導演接受訪問時也坦承喜歡在電影中結合社會性題材。韓媒指《首爾站》兼具娛樂性和題材性，為韓國動畫翻開了嶄新的篇章。而在韓國電影票房史上，有批判味道的電影如《戀爸的禮物》、《韓流怪嚇》、《逆權大狀》等在票房上亦有一定號召力，間接反映觀眾比起大製作，反而更關心社會中的種種問題。



星影畫館 文：Mana

《麥兜·飯寶奇兵》世界大同

相隔兩年，麥兜又再次回歸大銀幕，電影講述地球面臨怪獸襲擊，正義使者扎肉超人都慘被怪獸打返外太空，全球陷入困境，決定舉辦全球機械人大賽，盼找出救世者。麥兜把普通電飯煲改造成飯寶參賽，成功擊敗眾對手，把電飯寶升級做大飯寶，將與怪獸決一生死。

在片中，你能找到不少大道理，如麥太向人借錢，日捱夜捱為麥兜籌募參賽經費，這體現了母愛的偉大。又如全村居民甚至全球名人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團結一心即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。

不過，比起這些大道理，反而麥兜的微小

心願更令人動容。他說：「希望每個人過美好生活！」當中的「人」，不單止是人類，而是怪獸也好，超人也好，都包括在內。在麥兜的眼中，世界是大同的，不分種族、不分語言，你與我是平等的，人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權利。只是這看似簡單的心願，要達成卻非易事，即使大家都高呼平權時，又有幾多個真的能放下偏見、固有觀念，追求世界大同？單是出身地不同已帶來不同程度的優越感，更何妨是面向非我族類。



《麥兜·飯寶奇兵》作為老少咸宜的電影，結局自然是正義得勝，不過，眼見麥兜望月追憶不知身在何方的大飯寶，不禁一陣心酸，碰巧今次捨棄了暑假黃金檔，改為在中秋檔上映，在團圓佳節卻人月不團圓，更添愁緒。不過，即使人月不團圓，樂觀的麥兜始終相信大飯寶會過得好。我們應如麥兜般，一起擁抱希望，拋棄悲傷吧！